

无极而太极

► 金岳霖

道无始，无始的极为无极。

道无始，所谓无始就是说无论把任何有量时间以为道的始，总有在此时间之前的道；或者说从任何现在算起，把有量时间往上推，推得无论如何的久，总推不到最初有道的時候。可是，道既然无始，为甚么又有极呢？如果有极，那极岂不就是道的始！这极是极限的极，是达不到的极。它虽然是达不到的，然而如果我们用某种方法推上去，无量地推上去，它就是在理论上推无可再推的极限，道虽无有量的始，而有无量地推上去的极限。我们把这个极限叫作无极。

无极是固有的名词，也许它从前有此地的用法，也许没有。从意义的谨严方面着想，大概能够不用固有的名词最好不用，因为不用的时候，可以免除许多的误会。可是，玄学上的基本思想不仅有懂不懂的问题，而且有我们对于它能够发生情感与否的问题。从这一方面着想，能够引用固有的名词，也许我们比较地易于接受这名词所表示的思想。好在研究这门学问的人不至于因名词的相同就以为意义也一定相同。

从时间的观点而言之，无极

为既往，故不知即不能言。

如果我们注重时间，把时间加入我们的看法之内，无极当然是既往。如果我们以任何有量时间为单位，一十年、百年、千年、万年均可一就已往这一方向推上去，无论我们在任何有量时间上打住，那时间总是既往，而对于那时间，无极仍在前面，所以无极也是既往。有量的既往总是事实，总是历史。如果我们对于历史上的事实没有知识，我们没有甚么话可说。哲学也不是对于既往的事实而作考据的学问。

有量的既往虽如以上所述而无量的既往不必如以上所述。这是我们所承认的，所以有以下诸条的讨论。但就无极之为既往而言之，我们不能说甚么。至多我们只能就我们之不能说而说些最低限度的话，而这些最低限度的话也不是就无极之为既往而说的话。以下所要说的话也是这种最低限度的话，至于无极底神情状态，我们没有甚么可以说的。

无极为无，就其为无而言之，无极为混沌，万物之所从生。

这里所说的混沌就是那“混沌初开，乾坤始奠”的混沌。不过，我们所谈的既然是无极，混



金岳霖(1895.7.14 ~ 1984.10.19)，字龙荪，原籍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，出生于湖南长沙，中国近现代著名哲学家、逻辑学家。1926年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。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，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，著有《论道》《逻辑》和《知识论》。

沌是未开的混沌而已。未开的混沌真正是混沌，我们对于真正的混沌没有甚么可以说的，我们只能说无极之所以为混沌的道理。无极之所以为混沌，因为它是万物之所从生，它是万物之所从生，因为它是无始的极限。但是，这万物之所从生可以分作两方面说，一是从时间方面说，一是不从时间方面说；一是从纵的方面说，一是从横的方面说。

我们先从纵的方面说起。现在这样的世界至少是“有”，有这个，有那个的“有”，每一个“有”从前都有“无”的时候。现在所有的“有”从前都有“无”的时候。现实没有开始的时候，所以在事实上我们不能从现在的“有”追

根到“无”，可是，这样的“有”的极限总是这样的“无”。我们似乎要注重这样的“有”与这样的“无”。“有”既是有这个有那个的“有”，无也是无这个无那个的“无”。有这个有那个就是有分别，所以清楚，无这个无那个就是无分别，所以混沌。从时间上着想，这样的“有”虽不能上追到这样的“无”，而这样的“有”的权限就是这样的“无”。无极是这样的无，所以无极为混沌，万物之所从生。

从横的方面着想，我们可以把现在的“有”这个那个等等，不从时间上说，而从这个之所以为这个，那个之所以为那个，慢慢地分析下去。这个之所以为这个要靠许多的那个，而任何那个之所以为那个，追根起来，也要靠这个之所以为这个。若把这个之所以为这个与那个之所以为那个者撇开，所余的浑然一物，没有彼此的分别。若把其它的分别也照样地撇开，这分析下去的极限也是混沌。本条说无极为混沌，万物之所从生。这从是无量时间的“从”。在有量时间，万物之所从生的仍是万物。就横面的分析着想，如果我们分析下去，无论在甚么阶段打住，在那一阶段，万物之所从生的仍是万物。只有理论上的极限才是混沌，才是这里所说的万物之所从生的所“从”。但是绝对的“无”，毫

无的“无”，空无所有的“无”，不可能的“无”不能生“有”，也不会生“有”。能生有的“无”乃是道有“有”中的一种，所无者不过是任何分别而已。这就是说，无极的无是混沌。

无极为极，就其为极而言之，无极非能而近乎能。

无极虽是既往，而是虚的既往。这里的虚就是上条的“无”那样的虚。极总是虚的，总是不会达到的。上面的无不是空无所有的无，不是不可能的无，所以在上面我们说无极是混沌。这里的虚也不是空无所有的虚，不可能的虚。无极虽混沌，而我们对于无极的思想不因此也就混沌，混沌虽混沌，而其所以为混沌也不必一定就混沌。

我们曾表示过有不可能（不可能本身是一可能），无不可能的可能，有老不现实的可能，有不能不现实的可能，也有老是现实的可能。在此我们用不着谈到不可能，也用不着讨论老不现实的可能。我们只提出不能不现实的可能与老是现实的可能。上面曾说过，无极虽是无极，可不是空无所有的极，或不可能的极，这也就是说不是单独的式或能。其所以如此者因为有不能不现实的可能。式即是不能不现实的可能。我们曾表示无无能的式，无无式的能。能不可以不在式中，式也不可以不现实。既然如此，现实



金岳霖在书房（1964年）

也是一不可以不现实的可能。这就是说，现实是不可以没有的。假如无极不是现实的，则无极是不可能的，而我们对于无极的思想也就免不了是矛盾的思想。我们对于无极的思想不是矛盾的思想，所以无极是可能的，无极既不是不可能的，则在无极式现实，现实（此指现实这一可能而言）也现实。这就是说，无极不是单独的式或能，而是现实的能，在式的能。

不能不现实的可能非常之少，而老是现实的可能比较地多。逻辑的命题 (Propositions of Logic) 虽多，而所有的逻辑的命题仅表示式之不能不现实而已；这种命题虽多，而不足以表示不能不现实的可能也多。至于老是现实的可能则比较地多，例如时间、个体、



1951年哲学系欢送毕业同学时师生合影。站排左起：沈有鼎、张岱年、王宪钧、金岳霖、邓以蛰、任华、冯友兰。

变、空间等等都是老是现实的可能而不是不能不现实的可能。此所以肯定这些可能的现实不是先天的命题而是先验的命题。老是现实的可能是老是现实的，这就说道无始；说道有始就是说老是现实的可能有未现实的“时候”，所以说道有始是一句矛盾的话。如果我们把时间加入我们的讨论，除时间本身是老是现实的之外，其余老是现实的可能，无论在甚么“时候”，总是已经现实的。无极是极限，它是无始的极限。上面表示它不是不可能的无，空无所有的无。现在要表示它的确是另外一种无，在无极这些老是现实的可能还没有现实。也许有人以为这是矛盾的思想，其实不

是。我们要知道无极是极限而不是道底始。道无始，所以老是现实的可能的确老是现实的。说道无始而有无始的极限并不是反过来又说道有始，假如那样，那就糟了。无极是极限，从极限之不能达这一方面着想，无始仍是无始；从极限之为极限这一方面着想，虽在无始中有些可能老是现实，而在此极限中它们还没有现实。

这些老是现实的可能在无极既还没有现实，所以无极的现实是混沌的，说它是现实的，表示它不是单独的能，所以非能；说它是混沌的，就表示它近乎能。何以近乎能呢？这些老是现实的可能既未现实，则无极的现实没

有时间上的先后，空间上的分别，没有个体所以也没有这个那个。它的确是那混沌未开的混沌，真正的混沌。照我们的说法，混沌不会“初”开的，道无始，所以开不会有“初”。开既不会有初，无极才真是混沌。因为它混沌，所以我们不容像 (imagine) 它。我们已经说过无极的神情状态没有甚么可以说的。可是，因为它是现实，它是不能不现实的现实，所以我们仍可以思议 (conceive)，此所以我们可以就其不可而言之。

我们可以利用另一说法表示我们所思的无极。设以 p, q, r, \dots 代表“这是桌子”“中国在亚洲”“所有的人都有理性”，以及科学所发现的自然律等等，而 T 代表逻辑命题，在无极 p, q, r, \dots 都是空的，或不能证实的，或假的，而 T 那一组的命题仍是实的，仍是能证明的，仍是真的，从这一方面看来，先天与先验的分别非常之重要。有不能不现实的可能，所以有先天的命题；有老是现实的可能，所以有先验的命题。先验的命题老是真的，可是，它们虽然老是真的，而它们仍不是必然的命题。我们可以说我们底经验可以打住，我们这样的世界可以没有，而式不能没有，能不能没有，现实不能没有。无极是这样不能没有的现实，它不是能而近乎能。

(节选自金岳霖《论道》)